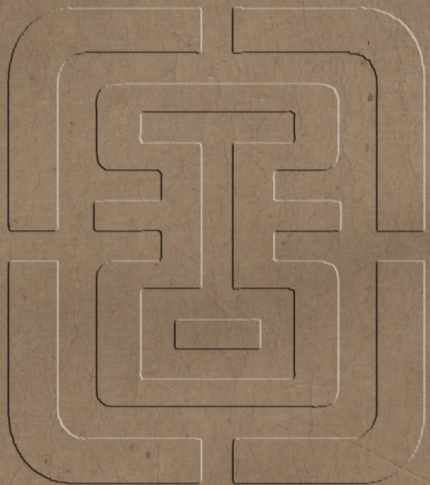




422



吕氏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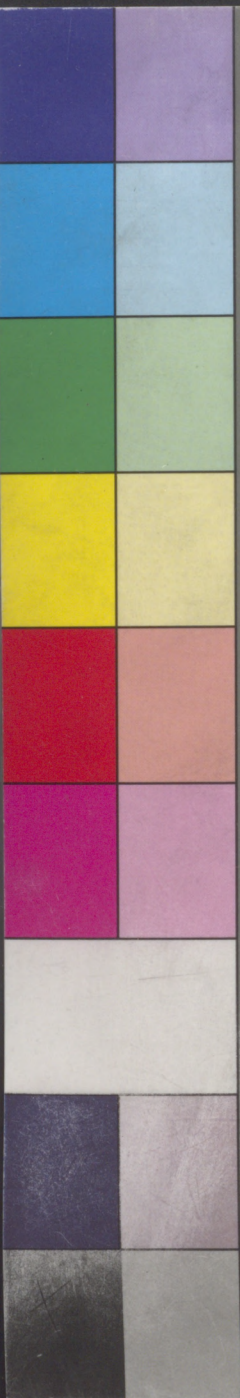
二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呂氏春秋第七卷

雲間 宋邢父

范廷春

徐益孫

張邦榮

高氏訓解

七月

一曰孟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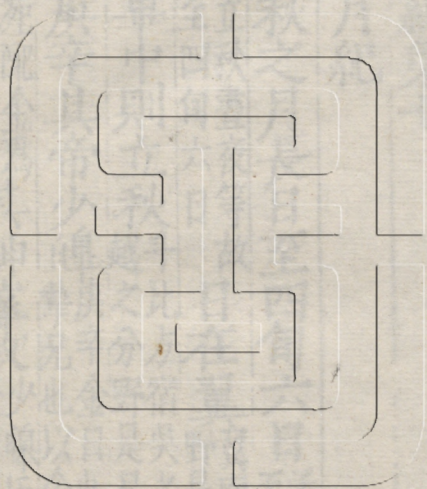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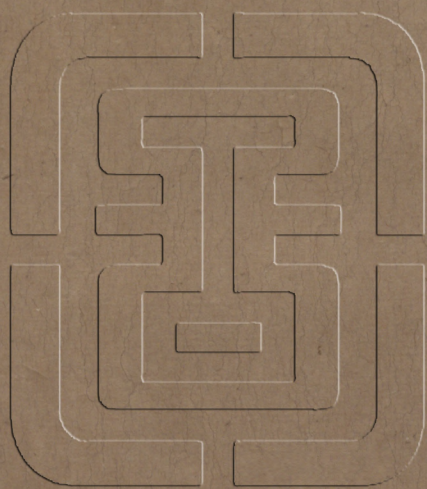
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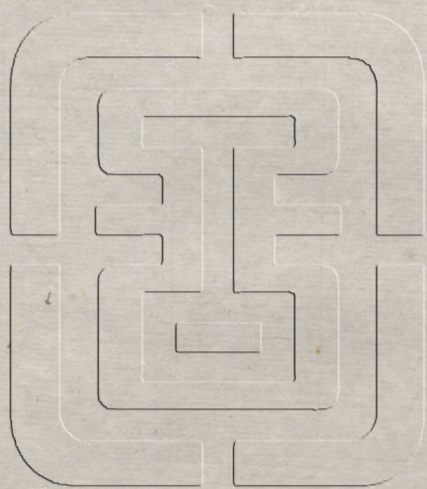
斗中旦

而其日

方入氏

其蟲毛





呂氏春秋第七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孟秋紀第七

七月紀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孟秋夏之七月夏至後日尚長至四

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日在翼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斗中旦畢中則立秋斗比於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南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庚辛金日也少皞帝嚳之子

金天氏死配金焉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

西方金德之帝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裸者衣毛蟲之屬而虎律中

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

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辛金臭腥其

數五金第四故曰九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

自用其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風為損降于寒蟬鳴鷹乃祭

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故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擊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

之祭鳥於是時乃始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西向堂

行戮刑罰順秋氣萬物章明之也故曰乘戎路駕白駱戎路自路也白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金也食麻與犬其噐廉以深

犬金畜也廉利也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

史謁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曰某日立秋盛德

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金主西立秋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里還乃賞

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

之天子乃命將帥還厲兵簡練桀雋材過萬人曰雋專

任有功以征不義征正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

方巡行也遠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禁繕圜具桎

梏禁止姦在圜法室桎梏謂械在足曰桎慎罪邪務

搏執命理瞻傷祭創視折審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

傷創毀折者可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

斷之故曰審斷爭財曰訟決之者必得其天地始肅不可以羸肅殺

正平不直者戮而刑之

始行不可以驕羸犯令必誅故曰不可以羸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

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經曰四時祭祀不忘親也命百官始收斂收斂

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麗于畢俾雨澇沱故預完隄防備

水修宮室埴墻垣補城郭埴讀如符埴猶培也是月也無以封

侯立大官封侯裂土封之邑也大官謂上公九命之官無割土地行重幣

出大使無割土地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也方金氣之收藏皆所不宜行也行

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

蟲敗穀戎兵乃來介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介蟲龜屬冬支武故介甲之虫敗

其穀也金水相并則戎兵來侵為害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後還五

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燠之令而穀更生故害而不成實

也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瘧疾寒熱所生

蕩兵一作用兵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兵止兵之所自來者

上矣自從上古一作又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

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革而工者不能移易兵所自

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炎帝也炎帝為火災黃帝滅之也

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為帝而故曰火作難也五

帝固相與爭矣遞興一作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

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

罪殺無辜善用兵為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

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

也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

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為長故曰出於爭

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

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人以廢與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不可禁不可止故古

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一作怒則賢子

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親怒咎之威則小國無子好爭上下過立著見也

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凌奪掠之罪

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無誅罰可畏故相暴大兼小也

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

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

義兵而無有偃兵未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

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

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

然水以療湯火以執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

用之則為禍傳曰能者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若用藥者然

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

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且兵之所

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撫畧微要妙觀未萌之萌也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

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一作挂刺兵也連一作速反兵也

後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

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

說雖疆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辨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

知悖者不聽從也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

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一作弱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

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歸若疆

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

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中主非賢君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黔首之苦

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三代

之末作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

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違黔首懷怨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

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恣而

捨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

且行也治主之兵救且辱者也而榮榮光且苦者

其民故曰將生也

也而逸民見吊恤安逆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

又况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况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

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能得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

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

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

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

利害在一本下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

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以全人故曰取舍人異

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

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

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

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也故曰安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之反危也

深說若是皆為天下之患為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

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別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

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

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

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

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所以斬有道行

有義者為其賞也斬讀曰祈今無道不義存者賞

之也雖存幸耳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

也賞之非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故

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罰

而害黔首所當賞者是以亂天下

禁塞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

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為天下之民害

莫深焉深重也無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其次以

兵以兵以說則承從一作多群日夜思之事心任精

起則誦之卧則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單盡

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

愉其意愉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

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行說語衆以

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單皆盡不則必反之兵

矣說不見從故反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

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

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為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

晉獻公曰物不兩施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

史蘇曰勝而不告故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

罰古之道也不可易遠易倫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

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

伐者不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

故不可取惟義所作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救守不可取於

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道有

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

道雖救之可也極兵不義攻伐不可若以桀紂之兵

困設守亦可也桀紂堅守而往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

可救守不可救之亦不可也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

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

吳王闔閭之子智伯智宣子之子襄子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

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之子

王若今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

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

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

也夫差智伯為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為越王句晉厲

知必死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陳

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徵舒過之公請行父曰徵舒似

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故

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温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

此也溫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碎

兵之子也立十一年自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

敗楚取二百里西敗魏軍於溫與齊楚魏為敵國以

韋囊盛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咸曰宋復

為紂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湣王與楚

魏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溫

者大而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萬數

萬人一數之言壯佞老幼胎贖之死者大實平原廣

多不可勝數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

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甚

故暴骸骨無量數言為京丘若山陵戰鬪殺人合土

故謂之京丘若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

山陵高大也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痛也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

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恣放也夫無道者之恣行幸

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

用不得誅滅是乃幸也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

賢者益疑矣疑怪其何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

義而疾取救守疾猶爭也懷寵

懷寵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

必中理然後說理必當義然後議議故說義而王公

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為士民士

也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暴

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

於敵之境境壤則民知所庇矣庇依廕也黔首知不死矣知義

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

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

歸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顯民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

信與民期以奪敵資敵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

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

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今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

子之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荒怠貪戾虐衆恣睢

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承順

下不惠民惠愛徵歛無期來索無厭其度厭之罪殺不辜慶

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讐也不當為君

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

順天一作民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

家戮不救則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救貳也有能以家聽者

祿之以家祿以一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間也周禮

比為間閭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

二十五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為井四井為邑

百家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

不從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

君舉其秀士一本作秀雋而封侯之秀士雋士選其賢良而尊

顯之授以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贍矜恤見其

長老而敬禮之尊高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論其罪

人而救出之論猶理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

田器皆布散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

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奉其祀曲加其祀禮是

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今有

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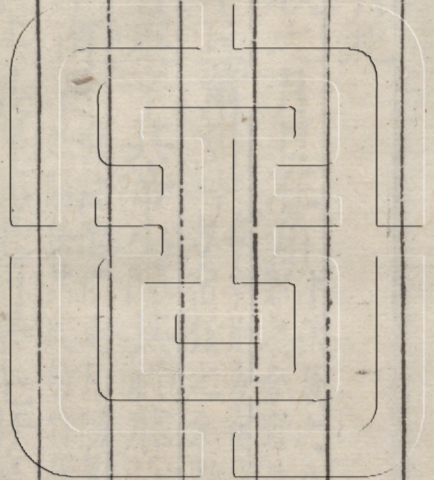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

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

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誅國之民踰望義兵之多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

也孟子曰有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為後予此之謂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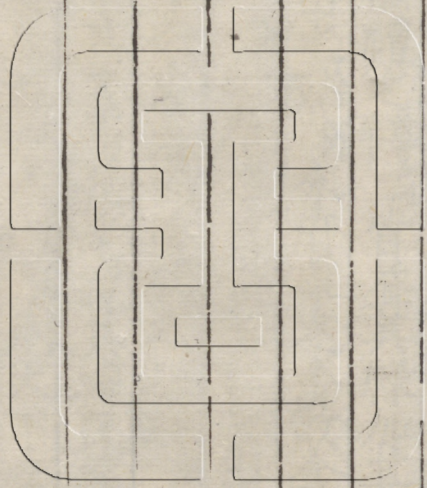
接交若被其化也



呂氏春秋第七卷終

夏商春秋

七



呂氏春秋第八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徐益孫 何玉畏校

仲秋紀第八

八月紀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

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

昏牽牛中且觜雉中

牽牛北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中於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說在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

孟秋律中南呂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南呂其數

來玄鳥歸群鳥養羞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漢中來南

而來秋分而去歸整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

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孟秋在

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其養之授其几杖

賦行飲食糜粥之腥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

案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

共老人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

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

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

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五岳則緋冕羣小祀則玄冕

比兵事并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冠命有司申

服者素幘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

嚴百刑斬殺必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無斬獄刑殺皆重其事故曰必當

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凌弱為枉違禮為撓是月也

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為充人掌養祭祀之

犧牲繫于牢芻之三月也祝太祝以駢牲事神祈福

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之

薄厚牛羊曰豢豢肥瘠察物色物毛也必比類量小大視

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

佐疾以通秋氣儺逐疫除不祥也語曰儺人儺朝服立於阼階禦止也佐疾謂療也儺以

止之也以通達以犬嘗麻先祭寢廟始熟故嘗之麻是

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穿窬窮修

困倉穿水通窬不欲地泥濕也穿窬所以成穀也修治困倉仲秋大內穀當入也國曰困方曰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為場人場協入也

蓄菜乾苴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御冬也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

疑罪罰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秋分

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將蟄之蟲俯近其所蟄之戶

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氣涸竭日夜分則一度

量一同也度又文量釜鍾也平權衡正鈞石齊并角權秤衡也三十斤為鈞百

角皆量器也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

民事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鬻貴曰商旅

求故曰以四方來雜遠鄉皆至雜會也關市不則才便民事

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非上無乏用所求得也事非一故百事遂成也

凡舉事無逆天數天道必順其時其時乃因其類

其事類不干逆行之是令白露降三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

萬物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

恐天湯亢燥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有故草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

民有大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

惺恐也故炎早使蟄伏之蟲不潛藏五穀復行冬令則風災

萌生也於洪範五行焉恒燥之微行冬令則風災

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

也日先

論威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疎之所由起

也上長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

猶取也勝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

惡死欲貪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

士可使一心矣紀於凡軍欲其衆也衆多也以多擊

克勝故欲其衆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

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

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重乎天下貴乎天

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養不可搖

蕩蕩動物莫之能動動移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

敵不足以為武故言胡足勝矣小之也故曰其令疆者其敵弱其令信

者其敵誦今疆者不可犯也信者賞不借刑先勝

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堂凡兵天下之

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戰鬪有負敗勇者凌

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舉凶器必殺殺所

以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行凶德必威

威所以懾之也威畏也懾懼也以威畏敵懾民生此

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而

威已諭矣諭猶敵已服矣降服豈必用枹鼓干戈哉以

進上干楯也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也

宵平冥冥莫知其情宵音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凡

也

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

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是舉死

殢之地矣起走舉飛也免走是趁喻急疾也殢音悶謂絕氣之悶雖有江河之

險則凌之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陷墜也并氣專

精心無有慮無有山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

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

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象讓音單陽之孫因

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畏其又

况乎萬衆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敢

敵刀未接而欲已得矣已得欲殺也敵人之悼懼憚恐單

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咸皆魄飛蕩若狂人形性相離也離違行

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

無敢據意無敢處此莫樂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

木擊木則拌拌析也以冰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

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

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

盧刺吳王僚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舉而

故曰吳王一成謂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

千密其躡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

卒厚祿大將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

力之材拳勇有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行陣五列也整齊周

退也鋤耨自挺可以勝人之長鈇利兵耨耨挺杖也長鈇長矛也

此不通乎兵者之論通達也今有利劔於此

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劔無擇擇別為是聞因

用惡劔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撰精良兵械鈇利發之則

不特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法卒為是戰因用惡

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劔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

陳年齊人皆勇捷有力也簡選精良兵械鈇利今能將將之能將上將

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

是矣湯殷壬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齊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

於郕遂禽移大犧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登自鳴條乃

入巢門遂有夏殷湯遂有夏之天下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

以恤黔首及桀之事桀為殘賊湯為仁惠故曰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

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古之帝也武王虎賁三

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

要成也甲子之日獲紂於牧野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

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謂殺紂也親殷如周視

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武王為天

所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首始也橫

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也南至石梁石梁在彭城也西至

鄆郭鄆郭在長安西南北至令支令支在遼西中山亡邢狄人滅

衛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蘆奴西中山伐邢而

日滅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

五兩之士五乘兩技也五技之八兵也銳卒千人先以

接敵在車曰士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

反覆覆鄭城埤而取之使衛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

耕者皆東畝以逐晉亡也

天子於衡雍衡雍踐土今之河陽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

三千人以為前陣陣列也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

都郢都東征至于庫廬國名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

令行中國中國諸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

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統率士民

欲其教也教習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

可為而不足專恃專獨也此勝之一策也策謀術

決勝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孤獨無助

敵孤獨則上下虛一作乘民解落解散孤獨則父兄怨賢

者誹亂內作

誹謗也

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

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

數術也

勇則能決斷能

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

墜若鷲鳥之擊也

謂如鷹隼感秋霜之節奮擊也

搏攫則殪殪死也中

木則碎此以智得也未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

可不知

當知也

勇則戰怯則北

北走也

戰而勝者戰其勇

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

莫知其方

方道也

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

商湯也周武也

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

過絕也

以益民氣

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

益於勝

多而不能以克故曰無益於勝

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

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

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

爲實溺則死故害大善用兵

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斯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

會戰勢使之然也

斯役與衆白衣之徒

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

以羈誘之也

羈牽誘導也

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

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

可窮矣

窮極也

神則能不可勝也

不能勝也

所以勝故

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

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闡布也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飛雉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雜見而信之不驚彈遠飛故得禽之軍賊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

愛士一作慎窮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

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桡人

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是也兩馬在邊為駮詩曰兩駮如舞是也見桡

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

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

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人已環

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担繆公之左驂矣環持晉

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

矣甲鏜也晉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

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闡於車下畢盡遂大克晉友

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

則正以行其德為君子作君正法君賤人則寬以盡

其力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寬饒之人主其胡

胡何也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

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

也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

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

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

側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

也謂就胥渠而刑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

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

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

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

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

是不得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曰見利而進

退武之善經也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

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

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此兵之精者也

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

之精妙矣

妙矣

妙矣

妙矣

呂氏春秋第八卷終

呂氏春秋第九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張邦瑩 何玉畏校

季秋紀第九

九月紀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昏

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

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其數九其

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說在孟秋候鴈來賓爵入大

水為蛤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為

之故於是月來過周維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于海為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豺獸也似狗此之謂也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个北世所謂祭獸戮者殺也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說在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

務入季秋畢內以會天地之藏會合無有宣出命冢

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為天官冢太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

也舉書五種之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天子要具文簿也

于貳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之收於倉受幣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祇敬必正不傾

邪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則百工

休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

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室熏鼠塞向

墜戶嗟我父子曰為改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甸丁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舞吹笙是月也大饗

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毛以告故告備于天子也

合諸侯制百縣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攢五攢為鄙四鄙為縣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為來歲受朔日與

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

宜為度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月受明年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為秦制也諸侯所

稅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者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

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

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是月也天子乃教於

田獵以習五戎一作馬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

五兵選擇田命僕及七駟也僕擇也為將田故習肆

輿受車以級輿受車者各整設于屏外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天子

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司徒搢扑北嚮以誓之

搢搢也扑所以教也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

射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飭以射命主

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者於

來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木節解斧入

炭蟄蟲咸俯在穴皆墜其戶成皆俯伏藏於穴墜塞

斤乃趣獄刑無留陰氣殺傷故刑獄當者收刑

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祿

所養無勲于國其先人無賢所宜養故收斂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

親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兵藏殃敗民多秋孰窒

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林雨二氣相并故大水也

火氣熱故兵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孰窒鼻不通

也孰讀曰仇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

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行春令

之人不寧也測土地見侵削為鄰國所分裂行春令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

民解墮也木于金

故師旅並興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順民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也夫以德

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皆是也故上以多有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蚩尤

桀紂下至周厲幽正晉厲宋康衛懿楚靈之屬皆以城亡故曰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

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與義也取民之所

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也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正治也天大旱五年不收收無

所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曰余一

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

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鬼神

故曰傷民之命民命也早不收於是剪其髮擲其手以身為犧牲用

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

化人事之傳也達通化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

夕必時雅至遜順也紂雖冤枉文王而侮慢上貢必

適祭祀必敬貢職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

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紂常

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紂常

火而死觀之以為娛樂故名為炮烙之刑文王非

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

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

會稽之耻耻辱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必死戰以報吳

欲以戒會稽耻也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靡曼

好耳不聽鐘鼓音樂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

親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欲得其歡心有甘脆不足分

弗敢食不敢獨食有酒流之汪與民同之投醪同味身親耕而

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二青時黃也

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漬亦病也公羊傳曰

大漬者大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瞻猶足也於

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來

善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

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傾傾偏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

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敗外事之諸侯

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劔臂及

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服帶臂手以與吳王爭

一旦之死爭決日朝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

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必死以於吳也於是異

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

守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

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齊莊子請攻越問

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

齊臣和子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因莊子曰雖

曰和子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

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和子曰

以告鴞子鴞子齊相鴞子曰已死矣以為生以為生為故

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也定民心所繫

知士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

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譬之若枹之

與鼓枹待鼓鼓待枹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

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能賢者也

靜郭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

辨之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

郭君證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

郭君竊私之諫靜郭君使聽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

汝也刻戒而揆吾家苟可以儻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儻

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

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

之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辭而之

薛與劑貌辨俱皆皆無幾何薛劑貌辨辭而行請

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公往必得

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

止禁也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劑

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荅曰

愛別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為太子之時

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願涿視若是者倍反

願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願涿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不若革太子

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其名也而稱衛姬所生校師而曰不可吾弗忍

君今廢太子更立校師為太子也靜郭君泣一作而曰不可吾弗忍

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

為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

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

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

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

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不

聽見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

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變也一猶乃也客肯為寡人

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貌辨荅曰敬諾諾順靜郭君來

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劔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

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靜郭君辭不

得已而受受為相十日謝病疆辭三日而聽聽許當是時

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劑貌辨也能自知人故

非之弗為阻止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

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也往見宣王不辟難之故也

審已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事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

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先王名士達師之所

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歸走水非惡

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

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也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釋之也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子列

子賢人体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關尹子曰知子之所

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中者未可語退

而習之三年又請習學也又復請問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乎予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求諸已不求

諸人故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守求諸已不求諸人勿失也非

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

亦皆有以求諸已則存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

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

信而反之為非返退也以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

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為是岑鼎請因受之也疑魯君

欺之而信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柳下季答

曰君之賂一作欲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

此亦有國於此言已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

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

此能說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論語云非

信不立柳下季有信齊湣王云居於衛云出奔晝日步

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

果何故哉我當已不自知為何故而亡果亦竟也竟為何等故亡哉公玉丹

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

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

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

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湣王不自知其

所為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謂

不忠也湣王愚惑阿順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

欲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

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猶又惡其

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

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

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愚既愚也其惑固亦甚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亡

精通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

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一名女羅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上 慈石

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其慈石故能引也 樹相

近而靡或軒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在

利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違坐 夫賊害於人

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

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 今夫攻者砥

厲五兵侈衣美食殲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

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 身在乎

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

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 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月

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

方輿日相望也蚌蛤陰物 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虛

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 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

而不盈滿也 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

隨月盛衰 法聖人之德皆飭正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

其仁義化使之然 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 宋之庖丁好解

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

刃若新斲研斲砥 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

磬者而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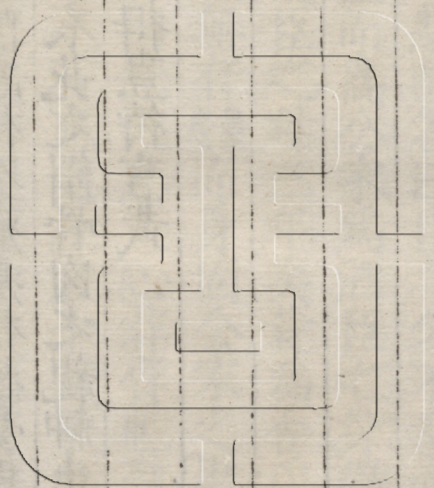
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

使人召而問之曰子

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聞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

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動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氏春秋第九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玉畏校

孟冬紀第十

十月紀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昏

危中旦七星中危地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

德王天下號湯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其蟲

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多閉固皮漫律中應鐘其數六

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

一故曰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

六也其祀行祭先賢行門內地也各守在内故祀之行或

之肉先進腎屬水始冰地始凍後十五日立冬水冰

地凍也故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也傳曰雉入于

淮為蜃虹陰陽交氣也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

是月陰壯故藏不見西頭乘玄輅駕鐵驪亦黑象北方也

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順食黍與彘屬水其器宏以弁深象冬

也閉藏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分

四十六日而立冬故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

齋盛德在水王北方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

迎冬於北郊六里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

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

吉凶問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太卜於是察阿上亂法

禱祠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

者則罪之無有捨蔽必察知之則行其罪罰無敢疆

匿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春温服命有司曰天

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凜烈成冬也

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附城郭

封益也令戒門閭修棧閉慎關籥固封墜墜讀曰後

高固也問里門關籥固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所以

堅墜印封也

固國也關梁所以通塗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也塞絕蹊徑為其敗田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服之數道送衣裳棺槨管丘等者厚甲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審慎也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管度也丘墳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程法也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蕩動也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也勒銘工姓名著於器工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斷其詐巧之情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列齒也蒸祖實解節折謂有蒸也祈求也求明年之神於天宗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

息之大割殺牲也而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社先公

後松之義也五祀木正句若具祀戶火正祀融其祀

憲上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金正尊收其祀門

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官稷為木官俱

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閑

故勞稿休息之不役使也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角

猶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賦稅也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削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以為天

子取怨于下稅歛重則民怨故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此為天子取怨于下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行夏令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行夏令

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感冬不寒蟄伏之行秋令則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豫恒煥若之徵也秋金氣于水不當霜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日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恒寒若之徵也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知決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歸也故曰所不免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愛心不痛於肌骨性

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

葬死之義言情不忍棄之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

之所慎也慎重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慮計也以生人

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

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果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掘

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

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相讀曰掘

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

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

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

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

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一作備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薄葬之

情也善棺槨所以避一作備也今世俗大亂之

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

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為葬者侈靡者以

為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事古而徒以

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

子之重之不怠重尊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

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

哉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民之於利也

犯流矢蹈白刃涉血齧肝以來之盪古野人之無聞

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今無此之危無此

之醜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

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彌猶家彌富葬彌厚含珠

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夫玩好貨寶鐘鼎壺

以冰置水漿於其於死者之體如魚鱗也被戈劔不可勝其數諸養

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題湊之室室

藏也題環繞棺槨數襲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

也環繞姦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誥上雖以嚴威重罪禁

之猶不可止不能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

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賂不渝變其勢

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大輜大輜也羽旄旌旗

如雲儻髮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

有羽旄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儻蓋也翼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翬髮於儻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

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送葬皆執紼禮以軍制立

之然後可制以此觀世觀世猶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為

死則不可也於死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一作身

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安死
三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木聚生曰

林也其設闕庭為宮室造寘阼也若都邑寘階阼階也若為都邑之

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

其視萬歲猶一曠也曠者穎川人相視曰曠也一日曠者謂人掛死覺也人之

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

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

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

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相發也相

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相墓富而得爵祿故人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

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悖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

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
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
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勝數亡國多也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
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善父之不孝子兄
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益亂者而逐之以釜鬲食之
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肯
官循治人事也
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窮極於
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逼奪又視
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相之日夜不休
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

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

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
備擲有四阿棺有輪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臣
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
縱其惑死也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此
之謂也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為樹也傳曰堯葬
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

有穀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肆如故言不煩民也
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
山此云於紀市九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
無所興造
不擾山下亦有紀邑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
在會稽山陰縣南費也費財也非惡其勞也惡猶
患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

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
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

山林葬於阪隰一作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

人者眾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之者衆多厚葬之

也故末未亡而東家知所以愛之者寡言能儉葬者

秉齊未亡而莊公冢相東家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

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

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

謂乎使見發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

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

馮河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

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

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死故曰不知鄰類也

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

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比方是非未

定而喜怒鬪爭反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猶罪也

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

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

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璜

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吊

收斂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璜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

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斂而反用之肆歷級非禮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

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級也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玉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薦賈之子莊王之令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利之不而名甚惡惡謂丘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祥此地名丘畏惡之名終不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

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衆人利孫叔敖病利五故曰所以異異於俗也

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

民多知

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聞多知將問所以自竄也

其主俗主也不足

與舉

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

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

公不應東南嚮而唾

欲令之

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

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

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老

稱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

名族族姓則不肯告

丈人不肯告

解其劍以予

一作丈人曰

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

獻上

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

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

過吾猶尚

一作不取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擔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為

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

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劍

今我何一

金劍為乎五員過於吳

過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

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

衆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

何不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丈

人無以為矣無以為乃大有於五員也放曰而無以為也

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

而聞

聞知也

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其惟江上之丈

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司城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

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

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

黍以示兒子

小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

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

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

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

精微妙也

異用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

之原

本原

故國廣巨兵疆富一作充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

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

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其祝曰

從天墜者墜墮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一作收

紂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

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

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

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罔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

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

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

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

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骨有肉曰骸無曰枯又况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說民意也

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也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

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

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

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

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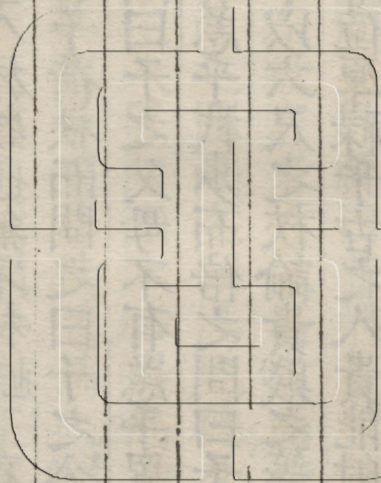
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

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

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為務也仁人之得

言卷第十一
十一
飴錫以養疾侍老也侍亦養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捷也跖盜跖企足莊躄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捷杜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

呂氏春秋第十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徐益孫 張邦瑩 何玉畏校

仲冬紀第十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之月十一月斗北方宿

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

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說

孟律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

冬律中黃鐘聚於下陰氣感於上萬物黃萌聚於黃

益壯地始坼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鶡鳴不鳴虎

始文鷓鴣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天子居

玄堂太廟太廟中之陰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蔬其器宏以弁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

作無發蓋藏無起天衆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邦之土地

主地圖與民人之教故命之也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

地之房房所以閉藏也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發泄陰氣

故蟄伏者死民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

也是月也命闈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闈宮

宮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省

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

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禁之尊卑一者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酒醞

之酒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今以式法度授酒財

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蘖必得其時得其

善則酒善也湛醴必潔水泉必香湛清也醴煖也香美也

美也湛讀潘金之潘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

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用器也六物秫稻麴蘖水

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

皆有功於人故祈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誅也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

取䟽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䟽食野虞掌山澤之官也故

教導之也之也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必罰也是月也日短至冬

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陰陽爭諸生蕩
五十五故曰日短至牽牛一度也
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
也諸蟄伏當生者皆動搖也
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

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弇深遠也寧靜也聲五聲也色五色也屏去之崇寂
靜也陰陽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猶

成也芸始生莠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也
也芸蒿菜名也莠馬莠
挺生出也蚯蚓也結紆也麋角解墮水泉湧動皆應微陽氣也日短至則伐林木

取竹箭是月也竹木凋斫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是月也可以罷
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闕門闕也於周禮為

塞使堅牢也象魏門閭皆塗築圜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
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上故其

國旱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也夏氣發泄故雷動聲也行秋令則天時雨汁也
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事以干水故瓠不成有

大兵來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水
伐之也氣木生虫故虫螟食敗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泉減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聽受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也
也不肖主反

之春秋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則不可况人主無不
不令之尤者乎故彼不肖主之所誅也

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濕而居下
故曰惡之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成人時灌之

何益也

則惡之灌以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者也荆莊哀王獵於

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射隨兕中之申

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以殺隨

兕者之凶故劫奪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王代王受殃也下陵其上謂之暴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

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

所為故也故曰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

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剋歸而賞

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

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兕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王曰何謂也對

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

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

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兕是代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

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比三月是以

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故伏其

罪而死罪殃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

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

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

勸進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齊王湣王也宣王

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

疾必可已也已猶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

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強則疾不可治怒

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也願先

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王不如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

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

王衣欲令王怒也上果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

而起疾乃遂已已除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嬰之三

日三夜顏色不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

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文摯非不知

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

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

忠廉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

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猶也雖名

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也誠辱則無

為樂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若此人也有勢則必

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

北走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

生以徇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衛也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

矣若此人者固難得之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

其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

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皆畏

之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

惡安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莫患而不能王

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華執

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場其灰要離走往見

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

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

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

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

俱涉於江涉渡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

捧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

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得不死

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
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
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
夫粹而浮乎江上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
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
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為
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
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衛懿公有臣
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胤子之胤翟人攻衛其
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

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

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此之謂也

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

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
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祿因自殺先出

其腹實內懿公之肝

祿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為祿者也

桓公

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
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

徇其君

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

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

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

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具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

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

天下者必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

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

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

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曰

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關內中藏聖也內外知

於聖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

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備說非六

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阿其闕也六王謂堯

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

也繆以為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亂子丹朱而反

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

禹有淫酒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湯武有放殺之事

成湯放桀下南巢周武殺殷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

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

骨肉相殺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

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

之謂故死而操金推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

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

殺音殺擊也辨說六王五伯

不若無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

辨也華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

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言淫刑以違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偉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也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

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革更也於是具染

而巳染鼓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

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相啖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

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

甚少矣少小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

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

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紂故為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

當以法紂為淫虐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

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

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來也古

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

曰莫謔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父也犯

入禮也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安之

從義入禮則不穀得不危亡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穀非猶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莫謔為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死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與

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而不穀喪焉也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傳七年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

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毗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

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

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為也五

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

也上猶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

悼公之子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

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

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望

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于周釣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為太公望使為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

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大岳之胤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

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

公望曰魯曰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尊賢敬德故能其後齊日以大

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權重故能奪希國也田成子魯公以削至於親存觀也桓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三十四世而自魯公伯禽至頃公讐為楚吳起

治西河之外王錯諧之於魏武侯吳起善用人為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

絕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

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釋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識知君知我而使我畢能

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今君聽讒人之議讒王錯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

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

畢入秦秦曰益大畢由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

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惠王武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御庶子爵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

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
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以疾而出也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
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
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
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玉畏校

季冬紀第十二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

也宿昏婁中旦氏中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氏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

中大呂大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去陰即陽

助其成功故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鴈北鄉鵲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為

巢也乳雉雉求其雌乳卵也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

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

黍與彘其器宏以彘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尊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

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儺以索

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

之氣也出土牛令之鄉縣得立春征鳥厲疾乃畢行

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群鳥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

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

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之語是月也將捕魚故

命其長也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

復或作復凍重累也堅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

凌陰此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窳簡擇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

之謂也計會也耦合也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

亦如之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乃命四監牧

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牧

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

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曰日窮于次也

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

星迴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

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於紀星迴于天謂二十

皇朝卷之三

十一

皇朝卷之三

十一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為正夏數得天言

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

將更始於正月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

無所役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

賦之犧牲列位國之大小賦歛其犧牲也以供皇

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

柱與周棄也享禮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祖廟

故使供之也牛羊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

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

典八法以御其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

力咸皆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令是行是之令

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季冬行秋令

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

災也金為兵革故四境之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

匡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

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

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

士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臨患

忘利

道而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也故曰遺生也

視死如歸

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

以其義高任大一國

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大者

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

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

一國蓬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夫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

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治事也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梱蒲葦織履履

養其母猶不足

猶尚也

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

於不義之利不

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

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

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

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

有間無幾間也

出奔過北郭騷之

門而辭

辭者別也

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

適

適之也

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

奔走也

北郭子曰

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

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也

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

及親者身仇其難當

仇當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

也

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驛傳車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比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已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介立一作立意

三曰以貴富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

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與毋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一作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

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

其難能以貧賤不能其易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

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一作反入介子推不肯受

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

承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龍反其

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一蛇羞之橋

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譖此

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

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一作貧文蓋蔡

音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

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

嗑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

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

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

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

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昔者齊飢黔敖為食於路有人戢其履嘗膏而求黔

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

以為其嗟也可夫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旌目其類

也鄭人之下韉也韉邑名也莊躄之暴郢也莊躄楚

大盜郢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

楚郢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

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免也
其卒逾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
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
遠哉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一作靡也而

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

取而為之也一作人豪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

亦猶此也倍百人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

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二人相謂曰吾聞西

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

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

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

共頭水名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

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為三書同辭血之

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譎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其於人

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樂正與為正樂治與

為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不以人之瘠自高也今周

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也遽疾上謀而行貨

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割牲而盟以為

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威
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之夢以喜
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不為苟
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
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
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
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
也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
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
不侵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

輕於身重於義也

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

淮南子曰左手揀天下

不為也今以義為人殺

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也

知以何道得人乃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

言交爭而不辭其患

士為知己者死故盡

私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

智伯知豫讓

言士為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

則喜四境皆賀

舉國皆賀國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

不通乎輕重也

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湯武千乘

也而士皆歸之

湯殺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發桀紂

天子也而士皆去之

桀夏失天下之主帝皐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王太丁

之孫帝乙之子也

孔墨布衣之士也

孔子墨翟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不能與之爭士也

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

也

自此觀之

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

來猶致也必自

知之然後可

可者可致也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

其感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

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

其故

告語也故事也

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

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

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

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

謂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

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已也為念

於猶厚也

又况於中人

乎孟嘗君為從

關東曰從

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

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

何暇從以難之

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

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

從以難之未晚也

晚

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

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

辭以觀公孫弘

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公或作耻耻辱也觀公孫弘云何也

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沫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弘自謂也故昭王笑而謝焉自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明論公

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可謂士矣孔于曰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

序意一作廉孝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涪灘中名涪灘涪大也灘循也萬物

皆大循其情性也涪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涪灘也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子也文信侯曰陽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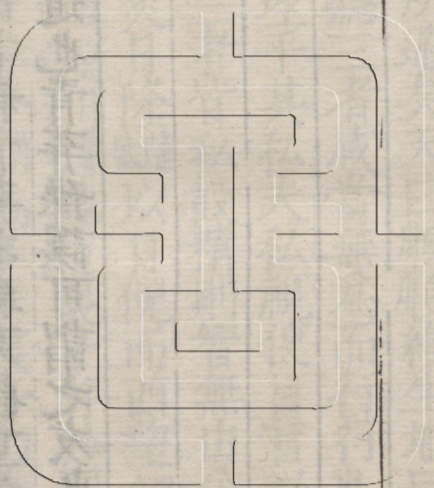
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圜天也矩地也

方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是法天也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

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適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也公正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隆盛也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跌而衰人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故曰倪而西望之也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莽一作莽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類象也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

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可也死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終



呂氏春秋卷十三
有始覽第一
有始
有始覽第一
有始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玉畏校

有始覽第一

有始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始初也天陽也

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經猶

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以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知猶以殊形殊能異宜說

之形能各有所施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

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合和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一作平也者皆反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

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藪風有八等水

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為四方

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宿韓鄭分野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二月

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東北曰變天

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東北曰變天

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箕尾

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娵女虛危營

也娵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衛分野西

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

名采韋衛之分野奎婁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

顯天昂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西南曰朱天

其星觜雉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九為少陽故曰朱天

東井南方宿一名雉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南

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宿火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名鶉火周之分野

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

北方宿張翼周之分野翼軫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

影一名鶉尾楚之分野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

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

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濟其北東方為青州齊

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

荆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

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在今泰山郡是為東嶽也王屋首山

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齊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之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

縣是為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

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警如羊腸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殺井

陘疵處句注居庸陘在弘農城池縣西井陘在常山

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何謂九藪藪澤也有水曰

沮陽之東運居都關也

吳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間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秦之陽華

陽華在鳳翔武晉之大陸魏獻子所居猶楚之華容也梁之圃田

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齊之海隅隅崖也趙

之鉅鹿廣阿澤也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何謂八風東北曰

炎風炎風良氣所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一曰明夷風東南曰

熏風熏風或作景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

自南風西南曰凄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西方曰颶風兌氣所生一曰閭闔

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曰廣莫

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汪水淮水河出崑崙

陳赤水出其東南南陔遼水出砥石山自塞北東流直

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降江水出岷

山在蜀西徼外往水出桐桐山在南陽平氏縣也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千午為經知酉為緯水道八

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

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

三

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北極內等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為玄明遠道外不移

日周行四極玄明大明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

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下日高也當樞之下分明不實暉統一也故曰無晝夜白民

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豕之有皮黃葉

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天地萬物

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

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故曰大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

同也

萬物備也天樹一作堪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

輸萬物聖人總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利雷

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陰陽材物之精陰陽皆

陰陽倒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

其所樂故曰其所安平也

名類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螭大螭黃帝曰土氣

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法及禹之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及生於

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色白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赤代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

事則水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一作于土天

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

比則應應知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應擊大

角而小角知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言類相感也流

濕者先濡火就燥者先然山雲草莽水雲角觶旱雲煙火雨雲水

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罰為首棘楚以戰人喜生戰也故生其處也

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安知其所自從也凡人以為天命不由其所

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剝獸食胎則麒麟

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為記于

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

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也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

能從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一作與元同氣芒芒昧

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

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氣也王

者同義同仁也霸者同力同武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

亡者同名則狃矣同名不仁不義相惡也其智彌狃者其所同

彌狃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也故凡用意不可

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

故堯為善而衆善至桀為非而衆非來一本作桀為惡而衆惡來

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

也職主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召致也不必召寇獨亂未必亡

也召致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

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

且利中主猶且為之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為足足止人攻治則為利者不攻

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因為名

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者曷為攻矣解在乎史墨來

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去尤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

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

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

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

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

得其鈇

一作批其舌而得其鈇

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

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

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

以帛綴甲公息忌一作

忌謂邾君曰不君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

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

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

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為甲必

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

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

君不說於是復下令官為甲無以組耶此邾君之

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

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

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

惡者

醜

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

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

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

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

始其祥一也而有所始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

重者泄益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

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

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手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
矣

聽言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
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
一作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一作樂大其鍾鼓侈
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
餒天膳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
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
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其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

其勢可宄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
其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
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
不以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
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
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
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
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善言辯別也造父始

習於大豆蠡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御大

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徙以得深術不徙之

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徙之

故御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

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

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

施仕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

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

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翟翦皆辯人

謹聽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

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通乎已

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乎靜以待之使

夫自得一作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一作之亡國

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

真之昭亂之定敗一作之成危之寧以真爲明以亂爲定以毀爲成

以危爲寧也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殷周

而亡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故主人主之性一作

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致行故不
可而行之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者所不知
故以爲過施故不爲所以知者不可施而必爲故曰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
法制行之以度量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
揆之以數術驗之過矣已慎所不疑審所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
惡得賢天下而試禹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於耳
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本今夫惑者
非知反性命之情惑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
所以成也成其治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

身之不逮也奚何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

上也其次知其不知也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

學德未暮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不知

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爲不

則反於道百禍歸之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

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有其國也賢者

之道牟而難知牟猶大也賢者之道隱落

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故見賢者而不

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

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主賢世治則

賢者在上位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

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亂莫大於

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

得休一作暫息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

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所

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得賢則欲而得為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

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

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今今一作合齊民凡民非一

故言諸衆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盡

得而用也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

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亡也

務本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

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詩云有爵位名也實者功實也詩云有

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晻

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

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顯先公田而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及私也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
 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
 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一作危
 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
 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
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
 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此之謂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
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
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
乎動而無咎故吉也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復乾動及其本終
卒有喜也今處官則荒亂臨射則貪得復始無有異故
喜也列近則持諫

也持諫
不公正將衆則罷怯罷勞也
法無勇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
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
一作耻臨財物資
盡則為已盡猶畧也無不
充和以為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
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故榮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合功伐其薄而所望厚誣也
以薄獲厚
為誣也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
之為詐詐誣之道
君子不由也由用
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
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
者則國無患而使
用之未必然也使無患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
無患乎猶尚
惡安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

諄言身者已所自制也釋已而不修未得治國治官

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若夫內事親外交

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

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

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也以

知其未得也其所行能高仁義知必輕身故可以必反

情然後受反情常內眷也受受祿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大雅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一作也大雅

之十一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疑

心諭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

戶蓋不聽管仲臨終之言因諷鄭君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嗣君平侯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

諭大

七曰昔舜欲旗一作禡古今而不成旗覆也既足以成

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湯之俗也

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

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

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

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之名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

已夏書曰天子之德一作惠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書

也故務在事事在大為事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群

抵一作怪天翟常祥不庭群抵歧母天翟皆獸名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

熊蟻蛆皆獸名不周山在翟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鱣鱣魚二千斤為蛟

龜龜可作羹傳曰楚人獻龜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龜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龜鼉魚皮可作鼓詩

云鼉鼓靜謐鱣鱣皆大魚長丈餘詩云鱣鱣發發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

恠在逸書喻山大木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恠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恠異也萬夫之

長可以生謀長大也故可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

之無大魚也淮南記曰鱣房不能容鶴卵此之謂也新林之無長木也

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

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

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

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

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

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

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

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

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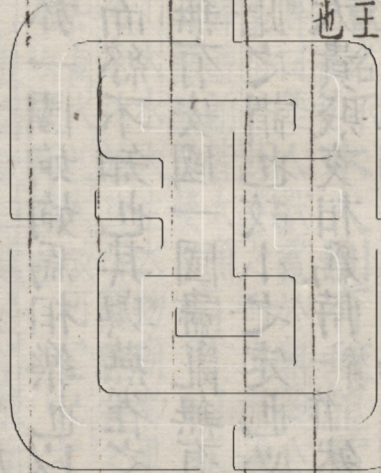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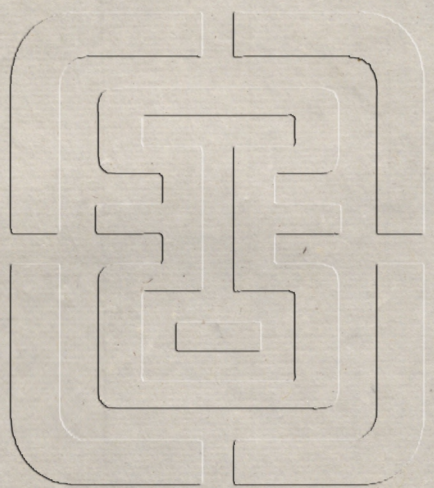
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一作贊然後皆得其樂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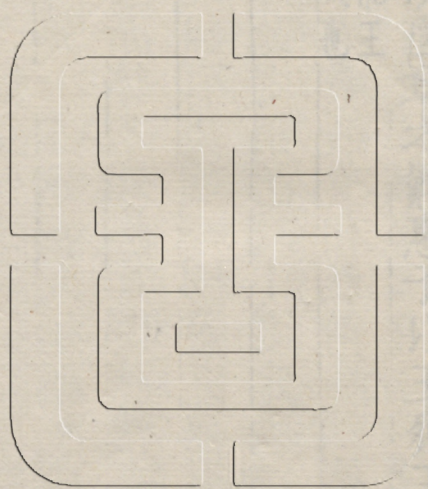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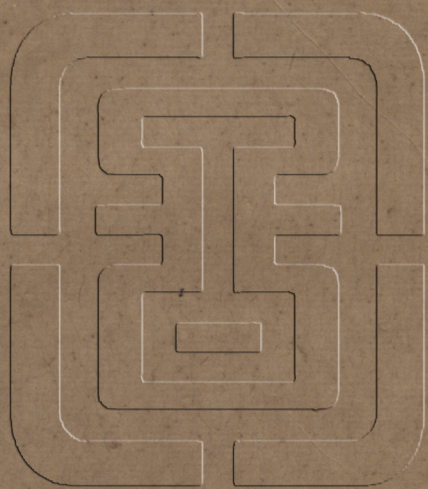
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烝生蟻蝨蟻蝨氣烝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

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大論杜赫

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未世分葛西之後君虢也
說見務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終





說同昭文雅以
下七卷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